



江花

12

年画

■ 文/唐红生

一进入腊月,春节似乎加快脚步走来。此时,农村老家已忙碌起来,杀年猪、蒸包子、磨豆腐、掸尘……年味愈来愈浓。除夕这天,要贴春联、挂灯笼、包饺子、忙年夜饭等,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——贴年画。

年画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,最早始于“门神画”。汉代春节,就有在门上画门神习俗。到了唐宋,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,年画形式多样化,功能也逐渐从“镇恶驱邪”演变为“祈祥纳瑞”,寄托人们喜迎新年的情愫,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关于年画的称呼,宋朝叫纸画,明朝叫画贴,清朝叫画片。道光年间,文人李光庭写道:“扫舍之后,便贴年画,稚子之戏耳。”

家乡称年画为画张。记忆中,儿时除了盼着过年有新衣服穿、有好吃的,要算年画了。那时供销社其实是杂货店,不是每个大队都有,靠近公路的才设点。平时,我把牙膏皮、鸡肫皮、塑料废品等收集起来,舍不得换糖吃,而是用来卖钱积攒。

一放寒假,我便和村上几个小伙伴去附近的供销社买年画。刚走近围墙,一股浓郁酱油味抑或醋味飘来。进得门来,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年画,连头顶上也拉了好几道铁丝,上面挂着画,并有编号,让人目不暇接。年画飘逸纸墨香味,买画的人摩肩接

踵。我们仰起头一张张看,脖子酸了,眼也挑花了。小伙伴也帮我选,我把大家都认为好的几幅画编号记下,由于积攒的钱不多,算下来只能买两幅。一幅是《连年有余》,一个胖嘟嘟男娃身穿红肚兜,抱住一条大红鲤鱼,一双大眼睛正盯着我们看呢。他身旁还有莲花、莲子图案,既十分喜庆,又寓意富余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每年能有结余,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!另一幅是《草原英雄小妹妹》,一来因为课本上刚学过,被她们英雄事迹所感动;二来由于一张画中有8张图,每张图下面有文字说明,觉得划算。

回家路上,我们把卷起来的年画当作望远镜,轮流从中间的圆孔四处远望,仿佛看到了远处的景致,看到了新年的美好。

我家原先的土坯草房,已记不起来了。翻建成瓦房后清楚记得,外墙是乱石砌成,室内的隔断墙仍是土坯。贴年画前几天须掸尘,父亲找一根竹竿,一头绑上细竹枝,头戴草帽,将房顶、屋梁、墙壁的蜘蛛网和灰尘扫干净,贴过旧年画的地方也得掸几下。如墙上有漏过水的痕迹和破损的地方,还要用石灰水刷白。如此一来,屋内豁然亮堂起来。

张贴年画那天,首先要调制好糨糊。母亲会很会过日子,勤俭持家,从不浪费。因为需要的糨糊不多,她抓一把面粉放进舀水

的铁勺子里,用水搅匀后,再生起一堆小火慢慢熬。待熬好的糨糊冷却,父亲便开始贴年画了。我们兄妹几人帮着搬凳子,看画是否端正,其乐融融。年画贴好后,屋内立刻洋溢出吉祥喜庆气氛,氤氲着浓浓年味。

我和小伙伴挨户看年画。每家的画不尽相同,内容广泛,五颜六色。那时我们看不出什么含义,主要比谁家年画多,画多的小伙伴会露出得意神情。我家除了中堂,其实就一面墙好贴画,所以比不过人家。

我进城工作后,家中的房屋也新建成二层小楼,年画每年由我从城里买。当时只有新华书店有年画,后来每当临近春节,地摊上随处可见,渲染着节日气氛。至于贴年画,也改用图钉,省事多了。有一年,年画中增加了年历画,我买了两张,父母很喜欢。以至于每年这时都提醒我,不要忘了买年历画,说那种实用。中堂则改用带镜框的画,一劳永逸。几年前,村庄被拆迁,父母住进了套房,挂历代替了年历画,我自己画的国画代替了买的画。我常想,我现在爱好国画,或许与当年喜欢年画有关。

年画见证了我家房屋几次新建。如今,贴年画的习俗渐淡,但年画的过往镌刻心扉,从未淡去。每每想起,总泛起缕缕乡愁;又如春风扑面,倍感温馨!

一方端砚

■ 文/程兆春

家有端砚一方,有了年头。打从我记事起,就存在家中,如今也有60多年了。这方端砚是父亲的心爱之物,跟随父亲几十年。

父亲是军队中的知识分子,一手好字,一手好文章。父亲是山东人,在海边长大,有大海的胸怀,大海的豪迈,铁骨铮铮。12岁当儿童团长,16岁入党,当过山东掖县抗日老区学校校长,而后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连指导员。1948年南下,兼战地随军记者。

父亲写文章用毛笔,小楷、行草,扎实的功底是在读私塾时打下的、革命熔炉中练就的。蝇头小字,笔锋秀丽,楷书大字,雄浑大气,颜真卿的肉,柳宗元的骨。

这方端砚是父亲上世纪50年代,在旧店淘来的。老坑端砚,明清的老古董,产地广东肇庆,端砚整石雕琢而成,父亲一眼相中,端砚个大,造型别致。

端砚的头上,刻有双猴献桃,活灵活现,栩栩如生。砚面也大,磨墨多,端庄大气,坚实牢固,父亲花了10元钱买下。自从有了这方端砚,父亲行文更加的流畅,下笔格外的有神,如鱼得水,思如泉涌,好文不断,常受到赞许和肯定。后来我们兄弟三人也常用这方端砚练毛笔字,用父亲的老帖临摹,颜真卿柳宗元的墨宝,这还是读私塾时保留下的。练笔时,父亲常在边上,指导怎么握笔,手腕,怎么横撇竖捺,如何用砚台磨墨,又怎样照帖依样画葫芦。

几度春秋,挥毫泼墨,坚持不懈,练就了一手好字。参加四中高中1973年度的大字比赛,力挫群雄,我荣获大字比赛的第一名。

而今,父亲走了,留下了笔墨纸砚给我们,尤其是端砚。拳不离手,曲不离口,父亲曾要求我们再忙也要练字,只有持久的磨砺,才会有扎实的功底,写出好字,字如其人。这方端砚要好好传承下去,文化要持续的发扬光大,老祖宗创造的端砚,尤为珍贵,要世代留存。

阿佤新歌

■ 文/徐惠智

在中国大地上,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《阿佤人民唱新歌》,几十年来,一直传唱不绝。就在不久前,曾经的佤族朋友、退休回到阿佤山的老曹,要我写写阿佤山,谈谈在那儿生活多年的经历及所见所闻,介绍给镇江人民。

阿佤山,泛指怒山山脉的南端,地域宽泛,包括现今的普洱市、临沧市、保山市、楚雄州、大理州等所辖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,耿马、双江拉祜族佤族自治县,以及景谷、澜沧、孟连、景东等县,总人口约40万人。

阿佤山区是多金属矿产富集地区,境内山高林密,人烟稀少,河流纵横,交通不便,是云贵高原地质勘探的重点区域,先后发现了几十种有色金属矿产和丰富的水力资源。

目前,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佤族较为集中的地区。佤族都集聚于中缅边境一带。“沧源”一词,因澜沧江发源地而得名。佤族还居于缅甸的佤邦、掸邦等地。

佤族,原称卡佤族,他们居住的阿佤山终年云雾茫茫,充满奇幻神秘色彩。他们崇尚“木鼓”文化。“木鼓”是佤族的象征,是佤族的“通天神器”,是“天神”。“拉木鼓”一般在一月进行。由几位有经验的老人进山选择树木,公木

鼓选木质清亮的“红毛树”,母木鼓选沉稳悠扬的“麻公树”,然后祭祀,由巫师率领青壮年男子进山将选好的树砍倒,锯成一节节做木鼓。第二天,全寨男女老少沐浴盛装,将木头拉回,还要进行“祭司”仪式,最后由木工将木头凿成木鼓。之后,举行盛大仪式,安放木鼓。过去,只有发生重大事件才能敲响木鼓,现在则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展示。

每年五月,佤族的“司岗里摸你黑狂欢节”在临沧地区沧源佤族自治县拉开序幕,欢乐的佤族人脸上涂满由天然植物配制的黑色涂料,寓意“摸黑一脸,快乐一年,幸福终生”的吉祥祝福,大家载歌载舞,吸引许多中外游客。

“村村寨寨,打起鼓,敲起锣,阿佤唱新歌。”佤族口口相传千年的民族史诗《瓦岗里》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在沧源的勐来乡、丁来乡、满坎乡、和平乡和耿马县的芒光乡等地的山崖上,分布着大量神秘的崖画。这些崖画发现于1965年,但对于绘画年



代,众说纷纭,据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化验测定,这些崖画绘制于新石器时代晚期。

我们看到,崖画呈赭红色,距地2至10米不等,长几米至几十米,人物呈现争斗、狩猎、歌舞等,还有女性图像、收割作物等,反映了远古人的生活、生存状态。这些崖画,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,几千年来,佤族人民每当春节时,都会去崖画前祭祀纪念。

沧源是个文化旅游大县,在县城勐董镇大街北侧,有“广允雍寺”,建于清道光年间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还有抗英纪念碑,纪念近现代佤族人民抗击英军入侵、击退英军的壮举。

沧源阿佤山是热带雨林地区,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特色旅游、特色美食让众多游客神往。阿佤人民摆脱贫穷落后,正唱着一首首最美的新歌吐露心声。